

## 志願者隊伍百倍增 科技護航照亮歸途

# 破爛王為流浪者尋親

## 八年再助2000人

### 神州有情

之「回前系列」

因感恩於多次受助，又經常和流浪漢打交道，在廣州做廢品回收生意的安徽人尚丙輝，救助流浪乞討人員，一做就是數十年。8年前，香港文匯報以《破爛王做慈善 救助數百弱孤殘》為題，講述了尚丙輝助流浪者尋親的故事。時隔多年再次見到尚丙輝，依然是熟悉的場景：在廣州荔灣老城區一座高架橋下，他正領着江西南康的申華英大姐，找到失散34年的哥哥申昌祿。兄妹淚目重逢，握着尚丙輝的手，道不盡「感謝」。一切都沒變，一切又已大變。變化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尚丙輝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從當初的百餘人壯大到一萬餘人，救助網絡織得更密更廣；二是借助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力量，團隊的救助效率空前提升，「人海戰術」成為過去式。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2016年1月18日，香港文匯報在A8版面報道了尚丙輝20年來扶危濟困、救助孤殘的感人事跡。

◆尚丙輝團隊為流浪者找到親人，認親現場十分感人。



◆尚丙輝(左二)帶着申華英(右二)找到了失散30多年的哥哥申昌祿(左三)，分外激動。

如果沒有被尚丙輝發現，今年76歲的申昌祿很可能繼續流浪於廣州的街頭巷尾，每晚蜷縮於某座天橋底下的一角，潦草度過餘生。

### 善舉獲「業界」肯定 流浪漢道出30年秘密

6月初，尚丙輝在荔灣區人民北路高架橋下巡查時，發現正在為午飯發愁的申昌祿。在接受送來的飯盒時，他一眼就認出了尚丙輝，連稱「久仰大名」。話茬打開，申昌祿30多年來第一次對陌生人道出自己的身世，並拿出藏了多年的舊身份證。之前，他一直對人謊稱自己是韶關人，因為不願去其他城市棲身，更不願家人見到他潦倒的樣子。

申昌祿曾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南下韶關的「上山下鄉」知青，改革開放後，一心想在廣東幹出一番事業，但無論是販賣玉器還是賣藥材，都以失敗告終。老家的兄弟姐妹，要麼走上了仕途，要麼做起了生意。覺得無臉見人，加上與母親關係緊張，1990年起，他徹底和家人失去聯繫。

徵得同意後，尚丙輝在公益平台編發了一條申昌祿的信息，轉發給江西贛州的志願者。消息很快傳到贛州南康區唐江鎮，村民在族譜上找到了他的名字。申昌祿的妹妹申華英早年落戶廣州，很快見到了34年未謀面的哥哥。

「我們兄弟姐一直惦記着他，通過各種渠道尋找，心裏總不得安生。這次真的找到了，太感謝你們了！」申華英拉着哥哥的手，不住地向尚丙輝和前來協助辦理手續的越秀區民政局救助隊工作人員表達感謝。

申昌祿說，和家人團聚非常開心，接下來會好好過日子，安度晚年。

### 祖籍鑒定人臉識別 尋親插上科技翅膀

過去8年，尚丙輝團隊幫助2,000多名流浪者找到了家人，超過2016年以前20多年的總和。當中很多是像申昌祿這樣的失聯人員，甚至還有港台同胞和外國人。

尋親的效率和數量大增，與借助科技手段不無關係。安徽人黃某30多年前在一場大洪水中被沖走，大腦失憶，流浪到了廣州。新冠疫情期間，通過祖籍鑒定法，尚丙輝聯合公安部門成功幫他找到了家人。

2020年起，公安部在全國開展查找被拐失蹤兒童的「團圓行動」，各地配備「團圓警官」。尚丙輝團隊與當地「團圓警官」聯動，把祖籍鑒定法引到了救助流浪人員。

「男性查Y染色體，女性查X染色體和線粒

體，能夠溯源至五代人以內。只要親屬採過血並錄入公安尋親系統，在獲授權警官的協助下，我們通過簡單採血，能很快鎖定親人。」尚丙輝說，這個方法在聾啞流浪者身上尤其管用，已通過這種方式幫助10多人找到家人。

近年來，AI技術大量應用，各級政府、慈善機構也搭建了各類公益平台。其中，廣東民生服務小程序「粵省事」，鏈接了全省救助管理系統，向公益團體乃至全社會開放人臉識別自助尋親服務。



◆尚丙輝團隊為一位求助者找到了在廣州天橋底下的親人。

「有一個流浪漢，誰搭話他就罵誰。我就拍了一張他的照片，上傳到『粵省事』尋親平台。很快就有他去過的救助站等信息，為我們後續工作提供了極大便利。」尚丙輝說，他不懂這些技術，覺得很神奇。

又如，服務於鄉村振興的「億個村」平台，可一鍵查詢到某個自然村的詳細信息，透過流浪者提供的簡單信息便可鎖定尋親目的地。

### 八年吸納萬名志願者 救助網絡更強大

另一個變化則是團隊的壯大。目前，通過廣東「i志願」註冊的「尚丙輝志願服務總隊」，會員志願者已經超過4,300人。由尚丙輝團隊運營的「天河公園北門驛站」，鏈接了6,700多名志願者。只要發布某個求助信息，可以快速聯動這一萬餘名志願者。在申昌祿這個案中，志願者帶動點擊量超過4萬。

如今，官方、民間的救助渠道、救助機構和公益平台越來越多，政府的兜底救濟機制也越來越完善，再加上科技尋親的輔助，在廣州的流浪人員，從高峰時期的數千人，已降至三四百人。尚丙輝說，這些流浪者有各自的境遇和故事，團隊希望充當黏合劑和催化劑，彌合他們與社會、家人之間的認知偏差、情感偏差，幫他們找到合適的歸宿。

## 救助流浪者：感動多於委屈

位於廣州市天河區燕嶺路的尚丙輝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只有三四十平方米的辦公區工位密集，空間顯得很逼仄，電腦、桌椅等辦公設備也比較老舊。整個空間看起來比較「光鮮」的，是掛滿四面牆的感謝狀和錦旗。廣西恭城縣、湖北利辛縣、江蘇沭陽縣、河南新鄉市、遼寧遼陽市……這些錦旗來自天南地北，受助者遍布全國各地。

### 用愛之心 讓流浪者不再流浪

流浪者是社會最底層群體，不少人與社會已經嚴重脫節，各種認知也存在偏差，和他們打交道並不容易。有不少流浪者抵觸情緒大，認親成功後，當着家人的面，對尚丙輝破口大罵，稱讓他「丟人丟到家」。還有一些流浪者是在逃嫌疑人，工作中甚至面臨潛在安全風險。

不過，大多數受助者會和申昌祿兄妹一樣，含淚重逢時，對救助團隊真誠致謝。「幫助流浪者後，我是發自內心地開心，不是因為他們感謝我。我相信，這份快樂用多少錢都買不到。」尚丙輝說。

## 卡片法口音法 智多星尋親妙招多

在大量的一線工作中，尚丙輝和同事摸索總結出不少簡單卻很實用的辦法。「卡片法」便是其中之一，特別是對於那些口齒不清、表達苦難的流浪者來說，效果比較明顯。

### 連接回憶 失散37年終歸家

2022年，尚丙輝和同事發現了一名啞巴流浪漢，除了知道他叫「趙老大」（當時不知是否真名），其他信息一無所知。

「我們就拿出隨身準備的卡片，把代表不同地區的水果、樹木、天氣指示卡等，一一給他看。當他看到一個背囊時，很興奮。見到一款煙袋時，更是兩眼放光。我們基本鎖定了他是雲貴川一帶的少數民族人士。」尚丙輝說，隨後又通過植物、少數民族頭飾等，進一步鎖定

◆尚丙輝的兩部手機中，有百餘個愛心救助微信群。



◆尚丙輝為一名流浪者理髮。

他說，這當中，有很多感動的事，乃至稀奇的事，連續講幾個月都講不完。他記得，有一位流浪者與家人失聯幾十年，親友尋親無果，都默認他已經去世，甚至做好了牌位，燒了十幾年的紙錢。後來，團隊幫助這位流浪者找到了家，家人趕緊把牌位撤下來，全家人抱在一起哭。

「很多類似的場面，很感動，這就是我們工作的意義。所以，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與這個社會相處和體現價值的方式、渠道，現在工作就是我的方式，我很享受，並且會一直做到不動為止。」尚丙輝說。

了範圍。最終，確定他來自貴州黔東南一帶，並通過警方的協助，找到了他的家人。這時，距離他失蹤已經37年。

當年，趙老大家認爲啞巴兒子是受鄰居欺負而出走，兩家人因此產生矛盾。在一次衝突中，趙父失手致對方死亡，坐監10年出獄。如今，全家人團聚，對趙家人是一次莫大的撫慰。

### 鄉音引路 志願者辦方言

發動全國各地的志願者，辨別口音也是團隊常用的一種辦法。流浪者用方言說出「爸爸」、「媽媽」的簡單詞句，尚丙輝和志願者便能鎖定其家鄉。

### 抖音奇遇「一搜便是家人」

事實上，尚丙輝團隊並不拘泥於某幾種方式。他記得，有一名叫陳志剛的重慶男子，8歲時走失。「我們嘗試在抖音上搜索『尋找陳志剛』五個字，沒想到搜索頁的第一個用戶名便是他的家人。後來得知，他的家人這幾年正好在嘗試通過社交平台尋找他。」談到這件事，尚丙輝依然覺得不可思議。

## 從「80後、90後」到「00後」 團隊後繼有人

特稿

多年來，尚丙輝用廢品回收生意的利潤補貼救助工作，如今，與政府簽訂購買服務成爲主要模式。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但開展工作有了良性機制。中心在職的工作人員，從過去的四五人，增加至36人，有一半以上是「80後」、「90後」，甚至「00後」。隊伍中考取專業社工證的人員接近一半，分工也更爲詳細了。

### 救助一線 心繫弱勢

「95後」謝文佩大學畢業後，應聘來到尚丙輝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主要負責救助信息的編輯和分發，也會去街區一線巡查和救助。

「大學同學看到我在這裏收入不算高，又常接觸流浪者，很不理解。在我看來，來這裏工作首先是受尚大哥感召，其次，我覺得年輕人要做一些有意義的工作，能夠體現個人價值，而不是盯着收入，或者表面是否風光。」謝文佩說。

爲了補充力量，尚丙輝甚至把自己的女兒小慧拉入到團隊。從家人變爲上下級關係，女兒也逐

漸適應了。小慧說，在工作中相處，也讓她對父親的工作有了更深的認識，明白他爲什麼執着於這項事業。

### 面對非議 初心不改

這些年，也有不少風言風語傳到尚丙輝耳朵裏，有人說他爲了出名，還有人說他承包政府項目，賺了幾個億。

事實上，尚丙輝團隊所做的工作遠超過政府購買服務範疇，如果單從合同金額來看，每年都是虧損的，經常需要自掏腰包。這兩年，廢品回收市場不景氣，生意並不好做，市場不景。尚丙輝說，在養家和養團隊之間，他會優先考慮團隊。



◆尚小慧加入了父親的義工團隊，積極投身救助流浪者的工作。